

註陸宣公奏議

七

舊刊陸宣公奏議

七冊

註陸宣公奏議卷之十一

論裴延齡姦蠹書

本傳德宗用竇參輔政參權延齡司憲



宏卒遂領度支陸贄論其議安不可用帝以爲
辨媚愈益厚延齡實上疏具列其狀言其
深切帝得奏不悅凡罷贄宰相竟至斥逐

臣聞君子小人用捨不並國家否泰常必由之君子道長小
人道消於是上下交而萬物通此所以爲泰也小人道長君
子道消於是上下不交而萬物不通此所以爲否也夫小人
於蔽明害理如日之有昧耳之有充嘉穀之有蠹梁木之有
蠹也昧離婁之目則天地四方之位不分矣充子野之耳昭左
八年昭左子野之言君則雷霆蠅通之聲莫辨矣雖后稷
子哉杜預注子野師曠字則雷霆蠅通之聲莫辨矣雖后稷
之穡禾易長畝而蠹傷其本則寒瘁而不殖矣雖公輸之巧
臺成九層而蠹空其中則此折而不支矣是以古先聖哲之

立言垂訓必殷勤切至以小人爲戒者豈將有意讎而沮之
哉誠以其蔽主之明害時之理致禍之源博傷善之豐深所
以有國有家者不得不去耳其在周易則曰大君有命開國
承家小人勿用必亂邦也在尚書則曰除惡務本去邪勿疑
在毛詩則曰無縱詭隨以謹無良曾是以爲德盜
言孔甘亂是用飲讒人罔極交亂四國在論語則曰惡利口
之覆邦家者在春秋則曰聚斂積實不知紀極毀信廢忠崇
節惡言靖譖庸回服讒蒐慝天下之人謂之四凶在禮記則
曰小人行險以徼幸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小人
使爲國家而凶害並至雖有善人無如之何臣頃因讀書常
憤此類不圖聖代日昃斯人戶部侍郎裴延齡者其性邪其
行險其口利其志凶六禍之不疑其敗亂無恥以聚斂爲長

策以詭妄為嘉謀以措克敏怨為匪躬以靖譖服說為盡節
摠典籍之所惡以為智術冒聖哲之所戒以為行能可謂堯
代之共工魯邦之少卯伏惟陛下協放勛文思之德而鑒其
方鳩僞功體仲尼天縱之明而辨其順非堅僞則天討斯行
聖化允字小往大來孰不欣幸跡其姦蠹日長月滋陰祕者
固未盡彰敗露者猶難悉數令請粗舉數事用明欺罔大端
悉非隱微皆可覆驗陛下若意其負謗則誠宜亟為辨明陛
下若知其無良又安可曲加容掩願擇左右親信兼與舉明
公卿據臣所言閱實其事儻廷齡罪惡無狀即臣之奏議是
誣宜申典刑以制虛妄俾四海法朝廷之理兆人戴陛下之
明得失之間其體甚大不常復有疑慮使辨之不早以竟失
天下之望也前歲秋首班宏喪亡特詔廷齡繼司邦賦數月
之內遽銜功能奏稱勾獲隱欺計錢二十萬貫請貯別庫以
為羨財供御所須永無匱乏陛下欣然信納因謂委任得人
既賴贏餘之資稍弘心意之欲興作浸廣宣索漸多廷齡務
實前言且希睿旨不敢告闕不敢辭難勾獲既是虛言無以
應命供辦皆承嚴約苟在及期遂乃搜求市鄺豪奪入獻追
捕夫匠迫脅就功以物索為名而不酬其直以和雀為稱而
不償其庸都城之中列肆為之書明與役之所百工比於幽
囚聚詛連群遮諷盈路持綱者莫敢致詰巡察者莫敢為言
時有致詰為言翻謂黨邪愧直天子轂下賢賢沸騰四方觀
瞻何所取則蕩心于上敏怨於人欺天陷君遠邇危懼此其
罪之大者也摠制邦用度支是司出納貨財太府攸職凡是
太府出納皆稟度支文符太府依符以奉行度支憑按以勘

國五相關鍵用絕姦欺其出納之數則每旬申聞其現在之
 數則每月計奏皆經度支勾覆各有御史監臨旬旬相承月
 月相繼明若指掌端如貫珠財貨少多無容隱漏延齡務行
 邪諂公肆評欺遂奏云左藏庫司多有失落近因檢閱使置
 簿書乃於糞土之中收得銀十二萬兩其定段雜貨百萬有
 餘皆文帳脫遺並同已棄之物今所收獲即是羨餘悉合移
 入雜庫以供別物支用者其時特宣進止悉依所奏施行太
 府卿韋少華抗表上陳殊不引伏確稱每月申奏皆是見在
 數中請令推尋足驗姦計兩司既相論執理須辨鞠是非臣
 等具以奏聞請定二司詳覆若左藏庫遺漏不謬隱匿固合
 抵刑如度支舉奏是虛誣証亦宜得罪陛下既不許差二司
 按問又不令檢奏辨明度支言太府隱漏至多而少華所任

如舊太府論度支姦欺頗甚而延齡見信不渝枉直兩存法
 度都弛以在庫之物為收獲之功以常賦之財為羨餘之費
 罔上無畏示人不慚此又罪之大者也國之府庫用宣貨財
 物合入官則納于其內事合給用則出乎其中所納無非法
 之財所出無不道之用坦然明白何曲何私而延齡險猾售
 姦詭譎求媚遂於左藏之內分建六庫之名意在別貯贏餘
 以奉人主私欲曾不知王者之體天下為家國不足則取之
 於人人不足乃資之於國在國為官物在人為私財何謂贏
 餘復須別貯是必巧詐以變移官物暴法以刻斂私財捨此
 二途其將焉由聖上乃精察信不加檢裁延齡所怙寵私益
 復放肆遂錄積欠逋欠妄云不察據奏加總計緡錢八百餘萬
 聽其言則利益雖大考其害則甚矣

本傳延齡素不善
財計乃廣納

信老史與謀以固帝幸因言在天下歲入不肯耗
不可救清列別舍以檢監虛於是以天下所負八百萬緡折
多其薄最吏負以流布於財用無所加也 或是水火漂焚
期抽費與給皆盡樣物與帛用無所加也 或是水火漂焚
或緣旱澇傷敗或因公亂散失或遭寇賊歛數或准法免徵
或沒入店宅歲久摧殘或收獲舟船年深破壞類皆如此難
以彈論在人者並無可科徵屬官者悉不任貨賣但存名額
虛掛簿書大抵錢穀之司皆取財物減少所以相承積累

承積累不肯消除每當計奏之時常充應在之數延齡苟稱
察獲遂請徵收恢張利門誘動天聽貽誚侮於方岳費愁怨
於丞黎平茲累年一無所得其為踈妄亦曰殆哉陛下姑欲
保持曾無詰問延齡謂能蔽惑不復懼思竊感既沮於四方

儉能復行於內府由是驟闢官屬傾倒貨財移東就西便為
課績取此道彼遂號羨餘愚弄朝廷有同兒戲延齡資苛刻
又劫利專

準市抑市人與通估價計其所折即更不徵重困疲疴展
轉流弊既彰忍言且示不誠及其支送邊州用充和糴則於
本價之外例增一倍有餘布帛不悉貴賤有異剝徵罔下既

以折估為名抑配傷人又以出法為利事宜示相交駭物情
窮邊縉夫痛憤切於骨髓下土編戶冤叫徹於蒼旻而延齡

以冒取折估為名抑配傷人又以出法為利事宜示相交駭物情
窮邊縉夫痛憤切於骨髓下土編戶冤叫徹於蒼旻而延齡

賄亦何異割肉以餽以腹哉殊不寤支體分披口安能食
人心誰折財以能存此又罪之大者也平原遠鎮扼制蕃戎

人心誰折財以能存此又罪之大者也平原遠鎮扼制蕃戎

人心誰折財以能存此又罪之大者也平原遠鎮扼制蕃戎

五原要衝控帶靈夏交夷榛蕪逐豺狼崎嶇繕完功力縱
畢地猶負絕勢頗孤危新集之兵志猶未固尤資瞻恤俾漸
安居頻勅度支令貯軍食常使平涼有一年之蓄益州積半
年之儲循環轉輸不得闕數近者二鎮告急俱稱絕糧陛下
召廷慶令赴中書遣希顏宣旨賞賚延齡確言饋餉不絕儲
蓄殊多歲內以來必無闕乏希顏懼其推互邀令草狀自陳
狀亦如言略無疑畏陛下覽其所奏翻謂軍吏不誠遂遣中
官馳往檢覆道路無轉運之跡軍城無旬日之儲將卒嗷嗷
幾將不守有如是之顛沛有如是之欺謾按驗既明恩勞靡
替其為蠱媚曠代罕聞此又罪之大者也國之憲度會府是
司位列諸節即猶應辰象任居六事實代天工內摠轄於庶官
外敷化於列郡舉措繫生靈之命得失關理亂之源為人執

儀安可容易未有大官弛縱而能使群吏服從朝典凌遲而

欲禁天下暴慢是以天寶將季楊國忠為吏部尚書亟於私

庭詮集選士果令逆孺得以為詞本傳云因就第唱補准女史觀

之笑聲嚴諸外士大夫皆取之安祿山上書條史策書之足

為國恥而延齡放情亂紀又甚國忠懈於夙興多闕會朝之

禮徇其鄙欲大墮省署之儀徒曹郎於里閭視公事於私第

盡室既官厨之饌填街持簿頌之書復有諸部參辭四方申

請決遣資其判署去就俟其指揮延齡或聚客大誇不令白

事或縱酒馮怒莫敢入言至有迫切而來逾旬未省輸納之

後累月不歸資糧罄於滯淹筋力困於朝集晨趨夕散十百

為群里中喧闐常若鬪鬪衢巷列屠沽之肆邑居成逆旅之

津離次慢官虐人黜法求之今古鮮有其倫此又罪之大者

也總領財賦號為殷繁自非識究變通智權輕重大不失躰
細能析微濟之以均平泣之以勤肅近無滯事遠無雍情綱
條之下無亂繩鑿照之內無隱匿然後人不困而公用足威
不厲而姦吏懲苟或未能則非稱職况延齡以素所僻戾之
質而加之以狂躁滿盈既僭且驕事何由理遂以國家大計
委於胥吏末流當給者無賄而不支應徵者受賕而縱免紀
綱大壞貨賂公行苟操利權實竊邦柄近者度支小吏屢為
府縣所繩鞠其姦賊無不狼籍通結動連於節將交私匪止
於苞苴直威福潛移乃至於是職司失序固亦可知此又罪之
大者也風教之大禮讓為先禮讓之行朝廷為首朝廷者萬
方之所宗仰群士之所楷模觀而効焉必有甚者是以朝廷
好禮則俗尚敬恭朝廷尊讓則時恥貪競朝廷有失容之慢
則凌暴之弊播於人朝廷有動色之爭則攻闔之禍流於下
聖王知其然也故選建賢德以為公卿使人具瞻不論而化
昔周之方盛多士盈朝時靡有爭用能俾乂故其詩曰慎爾
出話敬爾威儀無不柔嘉又曰有來雍雍至止肅肅相維辟
公天子穆穆言群臣相與事上敬而能和言語動作靡有不
善也周德既衰小人在位務相侵侮以至危亡故其詩曰方
懋爾惡相爾矛矣又曰既之陰汝反予來赫又曰諒曰不可
覆背善言言小人得志惡怒是憑肆其褊心以相詬病也陸
下勤脩儀式以靖四方慎選庶官以正百度內選則股肱耳
目外選則垣翰藩維濟濟師師咸欽至化庶相感率馴致大
和而度文憑寵作威持權縱暴侵削軍鎮廣關資糧將帥每
使申論延齡率加毀譽或指証隱盜或謗訐陰私或數其出

或生患况將帥素加委遇多著勳庸縱有踰分取求但宜執
理裁剴苟當其所孰敢不從豈可對彼偏裨恣行侵辱使其
慚覲於麾下憤恥於朝廷惟口起羞諒非細故為國聚費實
由斯人而又虐害群司幸其闕敗蔑彼彝典逞於兇懷氣吞
等夷隸畜即吏時有復道而不為屈撓守官而莫肯由從遭
其詆訶事則尤劇或辱兼祖父或毀及家門皆名教所不忍
聞叙述所不堪紀其為構陷抑復多端故示兇威使人懾
人之狂險乃至於斯上虧大猷下扇流俗魚然禮義之府
汚清明之朝此又罪之大者也度支舊管牛馬三千餘頭車
八百餘乘循環載負供饋邊軍既有畜通之倫又無科配之
擾延齡苟逞近效不務遠圖廢其舊脩減其芻秣車破畜耗
略無才遺每須載運軍資則令府縣差徭或有卒承別旨須
赴促期遂於街市之間虜奪公私雜畜披猖頗甚費損尤多
吏因生姦人不堪命所減者則奏以為利所費者則隱而不
論破實徇虛多如此類度支應給宮內及諸司使芻藁薪灰
等除稅草之外餘並市供所用既多恒須貯備舊例每至秋
穫之後冬收之時散開諸場逐便和市免費高價復資貧人
公私之間頗謂兼濟延齡悉隨舊制但節姦情旋計芻藁薪
錢以為節減剩利及乎春夏之際藁結已單霖潦之中樵蘇
不繼軍旣輟坐官厨待然告闕頗煩於聖聰徵催絡繹於省
署崎嶇求買何暇計量廉損官錢不啻累倍聯蹇狼狽率以
為常此則睿鑒之所明知物情之所深駭事之舛絕觸緒皆
然臣愚以謂若斯之流不過歲費國家百萬緡錢及事財非

宜耳其爲累惡未足傾危事之可憂不在於此是以不復詳
舉以煩聽覽也不如矯詭之能誣罔之辭遇事輒行應口使
發靡日不有靡時不爲自非狀跡尤彰足致其禍者又難以
備陳也延齡有詐僞亂邦之罪七而重之以耗數闕遺愚智
共知士庶同憤以陛下英明鑒照物無遁情固非延齡所能
蔽虧而莫之辨也或者聖旨以其甚招嫉怨而謂之孤貞可
託腹心以其好進讒諛而謂之盡誠可寄耳目以其縱暴無
畏而謂之強直可肅姦欺以其大言不疑而謂之智能可富
財用將欲敗衆議而收其獨行假殊寵而冀其大成儻陛下
誠有意乎在茲臣竊以爲過矣夫君天下者必以天下之心
爲心而不私其心以天下之耳目爲耳目而不私其耳目故
能浸天下之志盡天下之情夫以天下之心爲心則我之好
惡乃天下之好惡也是以惡者無繆好者不私安在私託腹
心以售其側媚也以天下之耳目爲耳目則天下之聰明皆
我之聰明也是以明無不鑒聰無不聞安在偏寄耳目以招
其蔽惑也夫布腹心而用耳目與紂俱用之矣紂之意務
求己之過以與天下同欲而無所偏私由是天下臣庶莫不
歸心中忠讜既聞文德逾邁故虞書云臣作朕股肱耳目又云
明四目達四聰言廣大也紂之意務求人己之過以與天下違
欲而溺於偏私由是天下臣庶莫不離心以訛諛既行昏德彌
熾故商書云崇信姦回大雅云流言以對寇攘式內言邪僻
也與天下同欲者謂之聖帝與天下違欲者謂之獨夫其所
以布腹心而任耳目之意不殊然於美惡成敗若此相遠豈
不以求過之情有異任人之道不同哉太宗嘗問侍臣何者

為明君何者為暗主魏證對曰君之所以明者兼聽也其所
以暗者偏信也又曰秦之胡亥偏信趙高肆其姦欺卒至顛

覆證之此說理致其明前年帝謂魏證曰人主何為而

謂下民故有由之惡得以上聞則則明為難則則暗為易清

弊不能蔽也秦二世偏信趙高以成望矣之禍梁武帝偏信

朱异以取臺城之辱隋煬帝偏信虞世基以致彭越之變

是故人君兼聽廣納則貴臣不得專蔽而下情得以通也

帝曰善簡冊備書足為鑒戒趙高指鹿為馬愚弄厥君歷代

流傳莫不痛憤陛下每覽前史詳考興亡固亦切齒於斯人

傷心於其主臣謂鹿之與馬物類猶同豈若延齡掩有而為

無指無而為有陛下若不以時省察得無使後代嗟謂又甚

趙高者乎斯愚臣所以焦慮致懷以陛下為過者良有所切

也夫理天下者以義為本以利為末以人為本以財為末本

盛則其末自舉末大則其本必傾自古及今德義立而利用

不豐人庶安而財貨不給因以喪邦失位者去之有也故曰

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有德必有有人有人必有

土有土必有財百姓足君孰與不足蓋謂此也自古及今德

義不立而利用克充人庶不安而財貨可保所以興邦固位

亦未之有焉故曰財散則人聚財聚則人散與其有聚斂之

臣寧有盜臣此見無令侵削兆庶以為天子取怨于下其有

若此者行罰無赦此見蓋為此也紂紂以貪冒失人而亡周

武以散發得人而昌則紂之多藏紂所以為害已者之資耳

尚何賴於財賄哉太宗亦云務蓄積而不恤人甚非國家之

計隋氏不道聚斂無厭所實落口語倉卒為李密所利密傳

千人按輿路倉據之開倉此則前代已行之明効聖祖垂裕

賤給流統屬至數十萬之格言是而不懲何以為理陛下不膺寶曆志翦群兇師旅

繁興征求寢廣推筭侵剝下無聊生是以涇原叛徒乘人怨

咨白晝犯關都邑昨庶恬然不驚及與賊衆相從比肩而入

宮殿雖蚩蚩之性靡所不為然亦由德澤未浹於人而暴令

驅迫以至於是也于時內府之積尚如丘山竟資兇渠以餽

貪卒德宗出狩奉天涇原上卒儲以院將士日費甚廣及

皆追怨有司之暴焉長安平尚有餘畜見者此時陛下躬

貨夫何利之有焉車駕既幸奉天逆此旋肆圍逼一壘之內

萬衆所屯窘如涸流庶物空匱嘗欲發一健步出視賊軍其

人懇以苦寒為辭跪奏乞一襦袴陛下為之求覓不致竟憫

默而遣之又嘗官壺之中服用有關聖旨方以戎事為急不

忍重煩於人乃剝親王飾帶之金以給直居奉天諸酋空

吏赴難師徒蒼黃奔馳咸未冬服漸厲凝亟且無薪丞飢凍

內攻矢石外迫晝則荷戈奮迅夜則映堞呻吟凌風颺冒霜

霰踰四旬而衆無攜貳卒能走強賊全危城者陛下豈有嚴

刑重賞使之然耶唯以不厚其身不藏其質與衆庶同其憂

患與士伍共其有無乃能使捐軀命而扞寇餒餒之不離凍

之不憾臨危而不易其守見死而不去其君朱此攻圍奉天

具其宜也公輩死力故將士雖困急而氣不衰所謂聖人感

人心而天下和平此其効也及乎重圍既解諸道稍通賦稅

漸臻貢獻繼至乃於行宮外廡之下復列瓊林大盈之司詳

死義之心於是輿誦興譏而軍士始怨矣財聚人散不其然

窮嘗遣卒視賊以苦寒乞襦袴帝不

士帶金而賞之此亦言不同當以

能致別親

奏議為正

是時從行將

食貨志初德宗

居奉天諸酋空

以院將士日費甚廣及

內府盜資寶終夜不絕

以院將士日費甚廣及

以院將士日費甚廣及

以院將士日費甚廣及

以院將士日費甚廣及

以院將士日費甚廣及

以院將士日費甚廣及

以院將士日費甚廣及

以院將士日費甚廣及

歟旋屬蠶賊內攻翠華南狩奉天所積財貨悉復殲於亂軍

既遷岷梁日不暇給獨憑大順遂復皇都李紀建中四年十月

元元年反北京師伐中如奉天朱泚反泚復犯奉天興是知天

子者以得人為資以蓄義為富人苟歸附何患賤資義苟脩

崇何憂不富豈在貯之內府方為已有哉故藏於天下者天

子之富也藏於境內者諸侯之富也藏於困倉篋賈者農夫

商賈之富也柰何以天子之貴海內之富而猥行諸侯之棄

德蹙守農商之鄙業哉陛下若謂厚取可以恢武功則建中

之取既無成矣若謂多積可以為已有則建中之積又不在

矣若謂徇欲不足傷理化則建中之失傷已甚矣若謂斂怨

不足致危亡則建中之亂危亦至矣然而遽能靖滔天之禍

成中興之功者良以陛下有側身脩勵之志有罪已悔懼之

詞罷息誅求敦尚節儉渙發大號與人更新故靈祇嘉陛下

之誠臣庶感陛下之意釋憾迴慮化危為安事詳見奉天改

本傳贊賞為帝言今盜徧天下使臣特筆无所忌庶幾者庫心帝

誠不吝改過以言謝天下陛下亦當為宗廟社稷建不傾不

拔之永圖為子孫黎元垂可久可大之休業懲前事徇欲之

失復日新盛德之言豈更縱儉邪復行刻暴事之追悔其可

再乎臣又竊慮陛下納彼盜言隨其姦計以為搏噬擊攫怨

集有司積聚豐盈利歸君上是又大繆所宜謹思夫人主昏

明繫於所任各繇憂契之道長而虞舜享濬哲之名皇甫聚

擣之嬖行而周厲嬰顛覆之禍十月之交皇父卿士番維司

內史繼維趙馬雋維師氏暨妻嬭方慶古注云繼妻褒姒美

色曰繼嬭也皇父家伯仲允皆字番聚曠稱皆氏厲王淫

言妻嬭盛女謂行之甚故卒使周室大壞自古何嘗有小人

柄用而灾禍不及邦國者年警猶操兵以刃人天下不委罪於兵而委罪於所操之主蓄蠱以殃物天下不歸咎於蠱而歸咎於所蓄之家理有必然不可不察臣又竊慮陛下以延齡之進獨出聖衷延齡之言多順宸旨今若以罪實辟則似為眾所擠故欲保持用彰堅新若然者陛下與人終始之意則善矣其於政過不濟去邪勿疑之道或未盡善焉夫人之難知著自淳古試可必已載於典謨陛下意其賢而任之知其惡而棄之此理之常于何不可儻陛下猶未知惡但疑見擠固有象恭挾詐之人亦有黨邪害直之士所資考覈兩絕欺誣陛下以延齡為能愚臣以延齡為罪能以有跡罪必有端陛下胡不指明其所効之能以表忠賢按驗其所論之罪以考虛實與眾同辯示人不私若能跡可稱而罪端無據則是黨邪害直且之驗也陛下當緝其傷害以勵事君若罪端有徵而能跡無實則是象恭挾詐之驗也陛下當糾其包禍以戒亂邦如此則上之於下釋嫌疑之疑下之於上絕偏惑之議何必忠邪無辨枉直莫分薰蕕同藏其臭終勝左傳四年初晉欒公欲以蠶姬為夫人卜之不吉筮之吉欒公曰從筮十人曰筮短龜長不如從長且其繇曰專之渝攘公之瑜一薰一蕕十年此則小人道長之象也實時運否泰安危之所繫豈但有虧聖德不利善人而已乎陛下若以必與已同者為忠良自我作者無改變如此則上之所欲莫不諂上之所失莫不從水火相濟不為非金礪相湏不為是耻過作非不足戒捨已從人不足稱惟意是行則匡輔或幾乎息矣匡輔息則理不可致仲尼所謂一言喪邦者在於予之言而莫予違也事關興

亡固不可忽希首順默浸已成風獎之使言猶懼不既若又
阻抑誰當責誠伏恐未覿斯言請以一事爲證只如延慶凶
妄流布寰區上自公卿近臣下逮輿臺賤品誦譁談議億萬
爲徒能以上言其人有幾陛下誠令親信博採輿詞參較比
來所聞足鑒人間情偽臣以卑鄙任當台衡既極崇高又承
渥澤豈不知觀時附會足保舊恩隨衆沉浮免貽厚責謝病
黜退獲知幾之名黨姦苟容無見嫉之患何急自苦獨當豺
狼上違懽情下餌讒口良由內顧庸昧一無所堪夙蒙眷知
唯在誠直綢繆帳衣一紀于茲聖慈旣以此見容愚臣亦以
此自負從陛下歷播遷之艱旋覩陛下致興復之艱難至今
追思猶爲心悸所以畏覆車而駭懼慮燬室而悲鳴蓋情激
于衷雖欲罷而不能自默也因事陳執雖已頻繁大聽尚高
未垂諒察輒申悃款以極愚誠憂深故語煩懇迫故詞切以
微臣自固之謀則過爲陛下慮患之計則忠糜軀奉君非所
敢避沽名銜直亦不忍爲願迴睿聰爲國熟慮社稷是賴豈
唯微臣不勝荷恩報德之誠

註陸宣公奏議卷之十二

論朝官闕員及刺史等改轉倫序狀

帝性情忌不委任臣下事無大小必自嚴而用之宰相進擢少所補可又事臣一有盡責任之終身不復收用好以辨給取人不得誠實之舉於進用舉材海滯故贊上此奏

臣聞於經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又曰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蓋謂士不可不多官不可不備敦付物以能之義闡恭已無為之風此理道得失之所由也夫聖人之於愛才不唯側席求思而已乃復引進以崇其術業歷試以發其器能旌善以重其言優祿以全其操歲月積久聲實並豐列之於朝則王室尊分之分於士則藩鎮重故詩序太平之君子能長育人才書比梓人之理材既勤樸斷惟施丹臆懼著造士易尚養賢蓋以人皆含靈惟所誘致如玉之在璞抵擲則瓦石追

琢則圭璋如水之發源壅閼則污泥疏濬則川沼是以書籍所載歷代同途祿厲殷昌必時多雋又運鍾衰季則朝之英髦當在衰季之時咸謂無人足任及其雄才御寓淑德應期賢能相從森若林會然則興王之良佐皆是季代之棄才在季而愚當興而智乃知季代非獨遺賢而不用其於養育獎勸之道亦有所不至焉故曰人皆含靈唯其誘致漢高稟大度故其時多魁傑不羈之材漢武好英風故其時富環詭立名之士漢宣精吏能故其時萃循良核實之能迨乎哀平桓靈耽比小人踈遠君子故其時近習操國柄嬖戚擅朝權是知人之才性與時升降好之則至獎之則崇抑之則衰斥之則絕此人才消長之所由也臣每於中夜竊自深惟朝之乏人其患有七不澄源而防末流一也不考實而務博訪一也

求精太過二也嫉惡太甚四也程試亦方五也取舍違理六也循故事而不擇可否七也夫多少相繆非嘉量不平輕重相欺非懸衡不定用之者不得其道則主者實病而權量無尤故按名責實者選吏之權量也宰相者主權量之用也宰相之主吏猶司府之主財主吏在序進賢能主財在乎頒秩俸假使用財失節則司之者可以改易而秩俸不可以不頒主吏乖方則宰之者可以變更而賢能不可以不進其行甚易其理甚明頃者命官頗異於是常以除吏多少準量宰相重輕宰相承寵私則援引雖濫而必進宰相見踈忘則擬議雖當而罕俞是使羣材仕進之窮通唯繫輔臣恩澤之厚薄求諸理道未謂合宜夫與奪者人主之利權名位者天下之公器不以公器徇喜心不以利權肆忿志不以寡妨衆不以人廢官或其阻執事而擁羣材所謂不澄源而防末流之患也經曰無以小謀亂大作無以嬖人疾莊士說細蓋務大者不拘於小累謀小者不達於大猷嬖者或行異於莊莊者必性殊於變理勢相激宜其不同進賢援能諒君子之事遏惡揚善非小人所能君子以愛才為心小人以傷善為利愛而引之則近黨傷而沮之則似公近黨則不辨而遽疑似公則不覆而先信是以大道每隳於橫議良才常困於中傷先士啟讒多由於此所謂不考實而務博訪之患也夫人之器局有圓方大小之殊官之典司有難易閑劇之別名稱有虛實之異課績有升降之差將使官不失才才不失序在乎制法以司契擇人而秉鈞制之不得厥中則其法可更而其契不可亂也擇之不當所任則其人可去而其棄不可奪也如或

事多錯雜一本作事任靡適從而但從智以求精勞神而救

弊則所救愈失所求愈難故書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

康哉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庶事墮哉頃之輔臣鮮克勝任

過蒙容養苟備職責致勞睿思巨細經慮每有山官須補或

緣將命藉才宰司俱擇上聞必極當時妙選等情未恆復命

別求執奏既不見從則又降擇其次如是至于再至于三所

選漸高所得轉下或斷於獨見固徇僉諧或擢自旁求不稽

公議權衡失柄進取多門等差不倫聲實相反此所謂求精

大過之患也臣聞耀乘之珠田敬仲出家威王去魏王會田

王曰先有魏王曰若寡人國小也尚有不能無類連城之璧

徑寸之珠照車前後各十二乘者十枚不能無類連城之璧

魏文帝射鐘繇玉典書不捐連城之價趙惠文王得和氏之

璧秦昭王尚之使人遺趙王書願以十五城易璧故謂之連

城見史記不能無瑕矧伊有情寧免愆吝仲尼至聖也猶以

五十學易無大過為言顏子殆庶也尚稱不遠而復無祇悔

為美况自賢人以降孰能不有過失哉珠玉不以瑕類而不

珍髦彥不以過失而不用故文元之教曰常善救人則無棄

人文宣亦云赦小過舉賢才齊桓不以射鈞而致嫌故能成

九合之功管子內言云公孫無知問立鮑叔牙奉公子小白

公自宮先入魯人伐齊戰于乾時管仲射威公中鉞魯一敗

績威公踐位聽鮑叔之言以相夷吾故威公兵車之會六乘

車之會三九合秦穆不以一青而掩德故能復九敗之辱左

公三十二年晉敗秦師于散秦伯鄰師而哭曰孤違蹇蹇以

辱二三子孤之罪也不替孟明孤之過也大夫何罪且吾不

以一青掩大德復使孟明為政文公二年秦晉戰于彭衙秦

師敗績秦伯猶用孟明三年秦伯伐晉濟河焚舟取王宮及

郊晉人不出遂霸西戎用孟明也前史序項籍之所以失天下

曰於人之功無所記於人之過無所遺王有背約之名殺義

帝之負於人之功元所管仲論鮑叔牙不可屬國曰聞人之

記於人之罪无所忘

過終身不忘

管子內言管仲寢疾威公往問之曰仲父不幸

君子也千乘之國不以其道予之不受也雖然不可以

為政其為人也好善而惡惡已甚見一惡終身不忘

棄瑕錄用者霸王之道記過遺才者衰亂之源夫登進以懲

庸黜退以懲過二者迭用理如循環進而有過則示懲懲而

改脩則復進既不廢法亦無棄人雖纖芥必懲而才用不匱

故能使黜退者克勵以求復登進者警飭以恪居上無滯疑

下無蓄怨俾人於變以致時雍陛下英聖統天威莊肅物好

善既切計過亦深一抵譴責之中求居嫌忌之地夫以天下

士人皆求官名獲登朝班千下無一其於脩身勵行聚多蒞

官非數十年間勢不能致而以一言忤犯一事過差遂從棄

捐沒代不復則人才不能不乏風俗不能不偷此所謂嫉惡

大甚之患也臣聞君子約言小人先言君子之道暗然而日

章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孔子曰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

其行今吾於人也察其言而觀其行又曰率直措諸在則民

服率枉措諸直則民不服然則率措不可以不審言行不可

以不稽訥訥寡言者未必愚禮弓補文子其言也喋喋利口

者未必智張釋之傳高鄙樸忤逆者未必悖承順愜可者未

必忠故明王不以辭盡人不以意選士凡制爵祿與眾共之

先論其材乃授以職所率必試之以事所言必考之於成然

後苟妄不行而貞實在位矣如或好善而不擇所用悅言而

不驗所行進退隨愛憎之情離合毀譽同之意是由捨繩墨

而意裁曲直棄權衡而手揣重輕雖其精微不能無謬此所

謂程試乖方之患也天之生物為用罕兼性有所長必有所

短材有所合亦有所睽曲成則品物不遺求備則觸類皆棄

是以巧梓順輪桶之用故枉直無廢材良御適險易之宜故
驚驥無失性物既若此人亦宜然其於行能固不兼具前志

所謂千年一聖五百年一賢者李陵答蘇武書賈誼亞夫之
孟于二六十年一聖五百年一賢者徒皆信命世之才李善注云
賢賢聖未出其中自命世者才難不其然乎夫唯聖人方體

全德賢之為目猶有未周且以未周之才彌五百年而有一
造次求備曷由得人若夫一至之能偏稟之性則中人以上

迭有所長苟區別得宜付授當器各適其性各官其能及乎
合以成功亦與全才無異但在明鑒大度御之有道而已帝

王之盛莫盛唐虞臣佐之盛莫盛稷禹稷禹之比無非大賢
然猶各任所能不務兼備故尚書序堯舜命官之美自稷禹

咎益以降凡二十二人所命典司不踰一職用能平九土播
百穀敷五教序五刑禮樂興和蠻夷率服洎鳥獸魚鼈亦罔

不寧蓋由舉得其人任得其所鑒擇付授審之於初不求責
於力分之外不沮撓於局守之內是以事極其理人盡其材

君垂拱於上臣濟美於下功焯當代名施無窮及其失也則
升降任情首末異趣使人不量其器與人不由其誠以一言

稱慳為能而不核虛實以一事違忤為咎而不考忠邪其稱
慳則付任逾涯不思其所不及其違忤則責望過當不恕其

所不能是以職司之內無成功君臣之際無定分此所謂取
捨違理之患也今之議者多曰內外庶官久於其任又曰官

無其人則闕之是皆誦老生之常談而不推時變守舊典之
糟粕而不本事情徒眩聰明以撓理化古者人風既朴官號

未多但別愚賢匪論資序未責人以朝夕之効不計事以尺
寸之差不以小善而擢升不以一眚而罪斥故虞書二載考

續三考黜陟幽明是則必俟九年方有進退然其所進者或

自側微而納于百揆雖久於任復何病哉漢制部刺史秩六

百石郡守秩二千石前漢百官公卿表武帝元封五年初置

秦官當治其郡秩二千石顏師古云漢制部刺史高第者

即遷為郡守如朱博為冀州刺史事如神郡守高第者

即入為九卿九卿如朱博以高第入守左馮翊王衛尉謂之

類從九卿即遷為丞相相國如魏相為河南太守入為大司農

類是乃從六百石吏而至台輔其間所歷者三四轉耳又

在其任亦未失宜近代建官漸多列級逾密今縣邑有七等

之異州府有九等之差同謂省郎即有前中後行郎中負外

五等之殊並稱諫官則有諫議大夫補闕拾遺三等之別洎

諸臺寺率類於斯悉有當資各領循守若依唐虞故事咸以

九載為期是宜高位常苦於乏人下察每嗟於白首二代為

理損益不同豈必樂於變易哉蓋時勢有不得已也至如縣

陘洪水績用驟成猶終九年然後殛竄後代設有如縣之比

者豈復能九年而始行罰乎臣固知其必不能也行罰欲速

而進官欲遲以此為稽古之方是猶却行而求及前人也頃

者臣因奏書論及內外序遷陛下乃言舊例居官歲月皆久

朕外祖曾作秘書少監一任經十餘年后魏氏吳興人實生

德宗因史思明亂失后所在德宗即位乃先下詔贈后曾董

祖士衡太保祖介福太傅父易直太師少監之說不載董

晉將順睿情遂奏云臣於大曆中曾任祠部司勳二郎中各

經六考晉書中使回紇歸拜司勳郎中見韓愈所作行狀陛下之

意頗為具然以臣蠢愚實有偏見凡徵舊例頃辨是非是者

不必渝非者不必守况於舊例之內自有舛駁之異哉先聖

不必渝非者不必守况於舊例之內自有舛駁之異哉先聖

之初權臣用事其於除授類多徇情有一月屢遷有積年不
轉迨至中歲君臣構嫌姑務優游百事凝滯其於選授尤所
艱難姑以頗僻失平繼以疑阻成否至使彝倫闕叙庶位多
淹是皆可徵焉足為法崔祐甫傳求泰以來天下稍平而元
於門大者出於載細小者出於卓英清等皆如所欲而去及
常袞為相思革其弊杜絕僥倖四入奏請一切不與而元所
甄別賢愚同帶夫覈才馭吏有二術焉一曰按擢以旌其異能二曰

黜罷以糾其失職三曰序進以謹其守常如此則高課者驟
升無庸者亟退其餘績非出類守不敗官則循以常資約以
定限故得殊才不滯庶品有倫參酌古今此為中道而議者
暗於通理一槩但曰宜久其任得非誦老生之常談而不推
時變者乎夫列位分官緝熙帝載匪唯應務兼亦養才是以
職事雖有大小閑劇之殊而俱不可曠缺者蓋備於時而用

耳故記曰天子以騶虞為節樂官備也見射義唯經邦贊國之

任則非有盛德不可以居故記曰設四輔及三公不必備惟

其人見文王議者昧於明徵一槩但曰官無其人則闕得非

守舊典之糟粕而不本事情者乎今內外羣官考深合轉陞

下或言其已有次第頃且借留或謂其未著功勞何用數改

是乃循默者既以無聞而不進著課者又有成績而見淹雖

能否或差而沉滯無異人之從官積小成高至于內列朝行

外登郡守其於更歷多已長年孜孜慎脩計日恐進而又淹

逾考限亟易星霜顧懷生涯能不興歎殊異登延之義且乖

勸勵之方夫長吏數遷固非理道居官過久亦有弊生何者
時俗常情樂新厭舊有始卒者其唯聖人降其中才罕能無
變其始也砥勵之心必切其久也因循之意必萌加以盈無

不虧張無不弛天地神化且難當全人之所為安得皆當是
以分分而度至丈必差銖銖而稱至鈞必謬枚乘傳夫銖銖
之差寸寸而度若夫必過若職既久寧無咎愆或為姦吏所持或坐深文
所糾偶以一跌盡隳前功至使理行不終能名中缺豈非上
失其制而推致以及於斯乎故聖人愛人之才慮事之弊採
其英華而使之當其茂暢而獎之不滯人於已成之功不致
入於必敗之地是以銳不挫而力不匱官有業而事有終此
理之中庸故書以為法遷轉其速則人心苟而職業不固甚
遲則人心怠而事守浸衰然則其速與其遲其弊一也陛下
俯徇浮議謂協典謨又次當進者既曰務欲且留缺貪須補
者復曰官不必備則才彥何由進益理化孰與參修此所謂
循故事而不擇可否之患也伏惟陛下勤務聖學夢想思賢
體陶唐有虞聰明之德以敷求法太宗于后英邁之風以按
擢然而得人之盛尚愧前朝底又之功未光當代良以士患
未去三術未行而又睿察太深宸嚴太峻常人才器曷副天
心故雖獲超升亦驟從黜廢人物殘瘁抑斯之由而議者莫
究致弊之端但思革弊之策反以廣於進用為情故以梗於
除授為精詳以避謗為奉公之誠以擢拔為選士之要乃至
稱毀紛採美惡混并凡有遷升必遭掎摭聖德廣納不時發
明小人多言益敢陰詐以是眩惑目無全人進用之意轉疑
汲引之途漸隘舊齒既凋幾盡下位或滯淹罕升故令官
序失倫人才不長資望漸薄砥礪浸微高卑等衰殆不相續
臣以竊位屬當序才懼曠庶官亟鑿寔哀昧識不足以周物
微誠不足以動天徒勤進善之心轉積妨賢之罪慙惶交慮

焚灼盈懷凡除吏者非諉刺之所生必怨咎之所聚宰臣獲
戾多起於茲屢屢上干何所為利但以待罪鈞轄職思其憂
兼迫於感恩願効之誠不得不冒昧言之耳其於裁擇用捨
惟陛下圖之

註陸宣公奏議卷之十三



